

Warning: 户外sex行为; 纯为两人亲密行为而脑, 但他们的感情绝对是真的!

- 新力把公司的歌手们都送到香港办了一场嘉年华演唱会, 用来回馈粉丝, 提升人气, 集体演出结束后, 在返程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些事。
- 这场演出YCQ开场, WLH压轴, 他的演唱部分完成后又留在台上把所有歌手叫上台和观众一起致意做ending。

——

飞机海上颠簸, 机舱内不稳的动作时刻让他脸色瞬间煞白。

「不, 他很好。只是倒时差所以有些累, 做了个恶梦。」

戴着棒球帽的年轻人环拥着被包在薄毯里的年轻人, 微笑向隔着一道门向关照的空姐解释着; 被闷在毯子和怀中的人满面潮红, 大气也不敢出。

「好, 有什么需求, 请按服务灯就好。」

.....

「什么时候才会落地.....」他刚刚在心里发出哀鸣, 身边体贴的男朋友就把跳蛋的频率再向上推。他咬紧牙根, 死死盯着始作俑者, 对方却在装无辜。

「还是很不舒服吗?」眼中尽见关怀, 只是往他后穴再加了一根手指。拉着跳蛋来来回回, 快要抽出时再整个未入。

年轻人脱掉帽子, 把他更近的揽入怀里亲了亲他的额头, 用只有他听得到的声音在他耳边问道:

「你说过我可以的, BABY~」

我答应你什么了? 为什么我愿意让你做这种事情啊.....原因, 应该是这场演出自己提前跑去跟天健讲不要跟他同台吗? 然后自己也不想压轴, 两个人的出场间隔最好还要拉得远一些; 然后啊, 天健说中间排好的rundown不好改, 会涉及到很多歌手大家都会问东问西.....结果, 天健把自己安排在开场, 把他未被公开的男朋友放在压轴, 然后松了一口气的告诉自己: “开场唱3首歌你就可以去休息, 结尾再上去露个脸就好啦!”

就是这一件事而已啊,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啊.....他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想通, 身体里的感觉怪怪的, 好难受, 脑子变成浆糊, 不去想了; 反正都怪他太过分。

他不知道的是年轻人对他开场后的行为感到不满, 是很不满。

什么行为? 主动cue另一位公司新晋培养的歌手上台, 还一起唱了自己的招牌曲目。

他什么时候和别人合唱过那首歌啊, 是在想什么要让他来一起唱呢, 那小子还寸步不离在台上帮他弹吉他;

我也会弹吉他啊你为什么不找我?

合唱就算了，中间那小子递给你的眼神是怎么回事？你居然还对他那样笑？

唱完了还被年轻人拉着陪在台上，说着“好啦~ 我不走”是什么意思？

总之他在后台一边等自己的压轴一边看monitor，很不满意，无法同台的失望加上伤心难过，滋味复杂，他拒绝再品。

忍不住给他发讯息，然后盯着他到底多久才会回复……

和那小子下了台还聊得很开心吗？已经过了2首歌的时间才会回他讯息。

「义达说有东西要送给我，我去看一下；你好好准备，演出结束后见呀：）」

笑脸emoji。

他很少发带emoji的表情给自己，是常常和那位‘义达同学’发讯息的打字习惯吗？

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无法控制的蔓延在自己的脑海里，压轴……压轴……压轴，他开始恨自己为什么要接受压轴演出的安排，如果现在去找他，恐怕门都走不出去，会被天健骂死吧。

「不要轻易对别人露出那种笑容，是多么基本的守则；Baby你不会懂，没关系。」

演出前密集的排练让向来严谨的庾澄庆忘记了时间表，事情的严重性一直到上飞机前，他才真正地意识到。

也就是三首歌而已，又是自己排练又想陪这位男朋友，一个开心就在排练室玩乐器玩到废寝忘餐日夜颠倒，终于在昨天演出开场之前才发现日子已经接近月底，距离他离不开对方身体的日子，只有短短二天而已。

两天说短也不短，去便利店偷偷买个抑制贴的时间总是够的，过于匆忙只能随便买了一盒，效果差强人意；总而言之，音乐和恋爱让人麻醉，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自从和身边的年轻人确认同居关系，他好像总是容易陷入丢三落四的境地。

昨天演出结束后，被他形容长相文静内心狂野的小男生，带着期待的笑容把一把限量发售的吉他郑重的递给自己，说着感谢的话；

感谢自己的照顾，希望和前辈再合作，也很想和前辈讨教吉他。

那礼貌又雀跃的样子，让他一瞬间有一些恍惚，他很少接受别人送给他的贵重礼品，可结果却是，在那份熟悉的特有的属于后辈的气息感染，他鬼使神差的接受了那份礼物。

似乎很开心的，小男生又主动拥抱了他，贴着他汗津津的脖子说很开心前辈收下礼物，一定会按前辈说的把烟戒掉。

拥抱持续得有点久，久到他轻轻地想用手推开对方，几乎是同时对方也放开了他。

他后知后觉的吸了吸鼻子，嗯，没有烟味。

是一位说到做到的孩子，这样很好。

简讯传了过来，他隐秘的同司爱人在说着想见他；问他在哪。

「你好好准备你的压轴啦，我离开一下，去换件衣服。」

过了五分钟之后对方又发来了第二条讯息。

「换件宽松一点的衣服，记得快点回来。等下还要上场」

规定他穿的衣服，这是什么dress code？他想了想，回休息室迅速冲了个暖乎乎的淋浴，换上一件纯色T恤。

后来和歌手们一起站在台上致意，等待他的人看到他，并没有做什么过于亲近的动作，只是在凑过来的时候问了他会不会冷，埋怨他头发没有吹干还带着水珠。

后来送他吉他的小男生叫了他靠了过来，他就走开了。

整场演出观众狂热，表演精彩，氛围很棒，他还收到了难得的限量吉他礼物，心情大好。

除了发现年轻人少见的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话有些少。

当晚他被抱着入眠，一夜无梦。

今天一大早他被拉着手带上他们两人专属的头等仓位，一道隔音门隔开了这座舱室与驾驶室和其他仓位，公司昨天的庆功宴开到很迟，一大早大队人马赶飞机的结果，自然是睡得东倒西歪。

抑制贴的作用和温暖的环境让他也昏昏欲睡，庾澄庆被身边人裹着毯子围在怀里，带着眼罩，他几乎很快就要陷入昏沉的安睡，如果不是头有些疼的话。年轻人坐起来，在随身行李里翻来翻去，不知道在找什么。他百无聊赖地看着面前屏幕上放的文艺影片，有意无意地磨蹭着旁边胸口，强壮的胸肌蹭起来很舒服也很温暖。

似乎有人终于找到了需要的东西，他手里拿着什么若有所思，接下来附身圈抱住他。

他有点紧张，虽然不太知道为什么会紧张。

炽热的呼吸打在他的下巴与脖颈连接处，有点痒痒的，他被贴着脖颈留下湿润的痕迹，他今天穿了一件棉质布料的宽松卫衣，他感觉到年轻人的手隔着衣服他的小腹和大腿之间游离。

他没有反抗，他太困了也太疲惫。

他只想休息，需要补充体力准备好之后的发情期，即使年轻人在对他亲昵舔弄，他依然昏昏沉沉的陷入睡眠。

可好梦没有维持多久，睡意却被裤子被脱下的瞬间吓跑。

「你在做什么？！」他有点惊恐地反问，年轻人却继续努力把他裤子拉至膝盖处。

「我等不到回家，我想要你。」

他不安地到处张望。

「不行，会被其他人发现的啦。」

「怎么会？大家都在睡觉，而且他们不会过来这边，这里有毯子呢。」年轻人一边安慰边扩张他有点微湿的后穴，酸软无力的电流从尾椎直上，眼底下的泪沟被勾起。

「不要……真的不可以……等回家好吗？」

「我答应你不插进来。」

体液沾满了那只修长的手，长期练习钢琴的手指带着薄薄的茧子，年轻人从毯子下拿出手指，特意在他面前展示。

他害羞的闭上眼睛。

「你不要欺负我。」

「我只想好好地疼爱你。」他邪恶地引诱着他，啮吐咬住他的耳垂。

他只觉得下腹酸得发疼，抽筋似的传来阵阵不适感。

「可以吗？Baby……我好想要你。」灵活的舌头滑过他修长白嫩的颈项，纤细的曲线一路滑向肩膀处，在昏暗的机舱苍白得过于明显。

年轻人呼气向前，从下往上看到他睫下的一片阴影。

他需要睡眠，可此刻他无法他的要求，他的身体也是。

「可以……」他颤颤巍巍地下了结论。

然后被猛地插入了，他惊叫抗议你不是说不进来……，但被堵住了唇，他只能无声地闷呼，静静听着身下传出轻微的水声。

这太羞耻了，在这种地方。

他又开始吻他了，他永远搞不懂为什么年轻人像是对他的身体上瘾的一般，每次亲他到后来都会变成想要吞吃他入腹的样子，很多次他想要为他们的关系做一个定义，是爱的难舍难分的情侣，还是受费洛蒙驱使的患者，他半眯起眼睛，心中虽有疑问可是他不打算问出口。

「我们是在一起了没错，可他是因为喜欢我才总是抱我，还是因为费洛蒙呢？如果是后者，我是不是也一样呢……」发情期让人变成一块多愁善感的海绵。坦白说，他喜欢他，无论从哪个方面他都很享受在他身边的日子，可是他们在同一间公司，同一个行业，甚至竞争着同一批观众的喜爱，镁光灯和狗仔队会把一切美好破坏殆尽，很多事如果往未来想，结果也很容易滑落到失望的地步，他心知肚明。

郁郁地，他侧头避过他，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看，意识涣散，任由情潮冲刷；

被弄到过分的时候他不自觉的浅浅呻吟，但意识到在飞机上在又立刻捂住嘴唇，手指缝隙，露出小小的虎牙。

他害羞的眨巴眼睛，发现年轻人定定的看着他，身下动作凶猛，可眼神无比温柔。

「他们都睡着了，不用害怕被听到」他挤进他的身体，抵着额头说。

他不知道是自嘲还是悲哀地笑了几声，低着头细细喘息。

「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对方好奇，不放过他。

「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垂眼看到对方座位旁的随身行李；

「你刚刚在找什么？」他转移话题地问，他不想在这个意乱情迷的时刻和身边的人进入谈心环节，抒情文艺片他刚刚已经看够了。

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他真的不太想要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他情愿永远得不到答案，他不想发现到最后自己才是那个停留在原地自作多情的傻瓜。他们是以前的前后辈，后来的同事，再到这一刻的爱人……自从陷入这段感情，他的身体在高速奔袭，精神却被原地打转；他们彼此的背景、年龄、前途差异巨大，他常常会悲观的想自己沉溺在精神和肉体的欢愉中是否太不恰当，可常常在还分析不出结果的时候又被年轻人卷入下一次情热浪潮，他只能不断接受现实——承认自己喜欢被他抱，他戒不掉他，只有被对方带着走。就像这架飞机在海面上飞行，纵使气流不稳作乱，也只能奋力冲破云霄。

年轻人眨着黝黑的眼眸有点过度兴奋的回答：「你想要知道吗？闭上眼睛。」

他有点害怕，但还是乖乖照做了，他能够感觉到灵巧的手指钻进了毯子，在他大腿间跳舞，又慢慢撑开了他的甬道。一根，两根，四根，他在忍受尖叫出声的边缘连忙尝试阻止他；他不再动作了，可还用手指施力压在他的敏感点上转了一圈，直接把他弄到全身瘫软在座位里，忍不住泄露了呻吟，迷迷糊糊他又迟钝地想起现在在机舱，只能捂着嘴巴摇头瞪着年轻人控诉，他看着对方的喉结明显上下晃动了一下，最后被他的抗议被压在座位上化为一个深吻，眼角的泪花滚落在衣领深处，留下一道水痕。

年轻人有点不忍地叹息，但是心中总有一股无名火。他总是无辜地眨着睫毛上不会消散的水雾，秀气白净的鼻头拉扯上唇，未经触动而下曳。自然而然的撒娇和纯真脆弱的孩子气无比天然的在他身上存在，他看着他湿润的眼底和红润的双唇，很想告诉他自己心底那些关于他身体那些禁忌的占有幻想，可是他犹豫了，他想到昨天演出时的场景；

这位在云端一样的人……从来不乏更优秀更年轻的后辈追求和热望，能得到片刻的亲密特权已经是最大福佑了，他怎能吓到他或让他害怕？

可占有欲滋生欲望，欲望无止无尽，他只想看到身下的他更多哭泣的、痛苦的甚至是被欲望折磨到崩溃的表情。

「baby，我只想让你更快乐。」他亲了亲他的眼角，安慰他。

「可我们是在飞机上面啊，这怎么可以……这太荒唐了…」

「乖。」

他不为所动，拿出开关打开。再把他包在毯子中牢牢抱着，跳蛋开始嗡嗡作响地工作；

整个世界都像在震动，他快要被逼疯；用尽全力想要逃离快感，要命的东西压着柔软的腔内，他只能随着震动一抽一抽地瑟缩在年轻人的怀里。

「啊……」，他咬住下唇在他怀里尖叫。

空姐好奇的敲门问候。

「不，他很好。只是倒时差所以有些累，做了个恶梦。」他环拥着包在薄被的男朋友，微笑向空姐解释。

他被闷在他的怀里软烂如泥，下体湿得一塌糊涂……他感觉快要死掉，就算跳蛋没有在动，他的内里还是抽筋一样又痒又痛。他哄着眼睛求他帮帮他，然后等年轻人温柔的把那颗该死的东西慢慢挖出来，任何一点摩擦都可以会让过度敏感的他渲染为高潮馀波。

「Baby……你这样子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他像是在构思歌词一样用打着卷的声音说着；

「真想把你现在的样子录下来，然后给我私藏才好。」

「……你敢」他浑身软透，只有嘴巴还是硬的。

「我开玩笑的啦，不要生气。」他已经累得不想要反驳他，他只想一路睡着直到落地。

+

庾澄庆意识到了好像自己发情期提前了的时候，是坐在浴缸里面昏昏沉沉，他在温水被染成粉白色；年轻人被他没收了进入浴室的权利，在门外等待着。

他尝试了几次从浴缸中爬起来，但是还是绝望地放弃了。他不要明天上午在报纸头条刊登出自己大型表演结束后遇到发情期提前，因身体乏力，一头栽进在陶瓷浴缸中淹死或是摔得头破血流的新闻。

他哑着嗓子喊着年轻人的名字，扁扁的声线任性得带着怨气。

如果不是年轻人在飞机上太过分，他的抑制贴也不会被莫名其妙的蹭掉，至少他还有时间去换一个更好的贴上。

很快门被打开，有人刚走进来就放出自己的信息素安慰他。

「你！不要诱导我……我不想做了，我真的好累哦……」他没好气地放掉浴缸中的水；不顾自己身上的香波泡沫还未被冲洗干净。

年轻人拿着花洒头帮他冲洗干净，拿着浴巾施施然地抹干他的背部和大腿，再到腹部……他快速套上浴袍，扶着对方肩膀走了出来，身体上掉下来的水珠积聚在大理石地板上。

年轻人低头帮他整理腰带，然后从背后抱着他温存。

他深吸一口，半仰头靠在年轻人的胸膛上。

「我带你床上休息？既然累了。」

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打横抱起，慌慌张张的抗议无效，年轻人用指腹轻轻卡在他腰间抚摸那里，压在他突出的髌骨上滑动，他下意识的合上嘴巴，不敢发出声音，避免对方开始吻他。

可是他失败了。

被稳稳得放在床上之后，他被连着浴衣压倒了，年轻人用手指绕着他的舌头搅动，他下意识的想合上嘴巴，但牙关不敢用力。他只能瞧瞧的用舌尖把对方的手指推搡出去，可这个动作相对于驱逐，更像是在调情。

「你在做什么？」他用鼻腔发声模糊地询问。

「我想摸摸它」年轻人松手让舌头回去温热的口腔。

「哈？干嘛要摸」

「你伸出来。」他听话地再次将舌头滑出，然后被年轻人贴近着吻下去了。

刚洗浴完湿透的头发被没入修长的指缝，一只大手牢牢地按着自己的后脑，他舌根发软，身体发烫，气喘吁吁。年轻人依依不舍的用唇舌度量完他的嘴唇，又开始舔弄他的上围，即使在发情期间，他也还是和平时那样瘦削，只是皮肤敏感了太多，稍微舔弄两下就会出现清晰的印痕，像大片的蔷薇一样盛开在雪地里，他拉开了刚刚帮他系好的浴袍，用虎口牢牢地卡在他的下围。

他的前辈看起来像一块热腾腾的棉花糖，是在露天游乐场灯光中窥视甜丝丝又轻飘飘的一团云，杏色余晖融入天鹅绒般的玫红。他知道这些形容听起来很怪，但事实就是如此，他喜欢他细弱的上肢和冷白的面颊，笑起来时眼角扯落下的阴翳，他咬了一口他细弱的上臂，在内侧的皮肤咬下一个个隐密的签名。

「我不喜欢这样……没办法去打篮球了…」

「那你喜欢怎样？」

他抵在他的鼻子问她。

他不说话了。

「你喜欢我进去吗？」他用双腿夹住他的腰不许他乱动，手在他的腰际磨蹭着；

「讨厌，怎么可以又欺负我…」他的前辈从耳根红到脸颊，羞耻地不敢看他。

「那你看着我，我来告诉你，我喜欢什么；」

他缓慢扶着自己的阴茎，一寸一寸地没入他的穴道。他的眼神在他进入的那一刻变得涣散，眼底浮起薄雾，他在身下人的会阴处用力进出，发情期的他出奇的柔软而湿润，像是天堂中的花园欢迎着他的进入。

每次吞吐的瞬间，他都逼着身下的人发出压抑的呜咽，他满意的看着他面色潮红，无意识的摆动腰肢，有时候他会稍微朝外拔出一点，然后等着身下的人害羞又喘不过气地颤抖着祈求他的再次进入。他挺起腰再次攻陷那片境地，然后挑逗着他平坦的乳头，直至它们红肿站立才停下来，他的乳房像极了香草冰淇淋上的樱桃，奔赴一场甜蜜的盛宴。

在无数微小的刺激所形成的高潮所击中，他的前辈挂开始浑身痉挛，变得像一树湿透的嫩枝。

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亦有可能是两者都有，他的眼泪像大雨骤降埋在他的脖子倾泻而下，而随着泪水，怀里的人只会细碎地哀鸣，有时候会哭叫出声，带着一些祈求他慢点的胡言乱语。

他会哭着让他退出来不然就威胁着不理他；

但又会在拔出之际马上收紧内壁；

一时又情迷意乱地求他快点给他多一点，直至满溢。

他通常都维持着自己的节奏，有时候在他语言的操纵下也会故意反着来……

真矛盾，一定是他的前辈太可爱了。

一定是这样。

他吻着他湿润的后颈，双手抱紧颤抖不已的他，他知道他喜欢这样被做自己抱着，这是某次后入的时候他发现的……那次高潮之时，他的前辈像疯了一样抱住他贴着他，直到两人密不可分。

那次做完之后，他的前辈一动不动，他害怕弄伤了他，凑近才发现他只是红着眼睛在枕头上抽泣，于是他发现了问题所在。最后他哭累了蜷缩在他身边睡着了，他才明白原因。

他的前辈缺乏安全感，这也许是一个秘密，只有亲近之人才能窥探。虽然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但他知道也许两个人的关系暂时并不能弥补这个缺失，他非常愿意和他走入婚姻，可即使立刻求婚他也没有信心他会同意，他爱他，无可救药得爱着他可是他知道要不要选择婚姻，权利只在他的前辈手里。

他们几乎生活得就像一对感情稳定的夫妻一样，他的前辈有时候会用一种过分湿润的湿润的目光注视着他。洗澡之后帮他刷干头发的时候，周末早上在被窝中看电视他给他一个早安吻的时候，在下雨的街道上两个人牵着手乱跑的时候，切开生日蛋糕时他问他有什么愿望的时候。随然他在专辑和采访中保持着一贯严谨不透风的认真作风，可在镜头下，他会收起活跃的外在，很安静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会聊一些关于生活和工作的想法，交换一些建议，他们会窝在一起不断的接吻，他任由自己进去他的身体让他浑身湿透……他高潮的时候会忍不住呼唤自己的名字……他总会在做的时候眼泪留个不停……太多太多的瞬间了；他想要这辈子永远和他这样度过。

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允许永远地待在他身边。

他轻轻抚摸他的后颈。「你感觉还好吗？」对方还在喘气，湿漉漉的后穴在小小的吸附着他的性器，体液茫然地湧出来一大片。过了一会，他才闷闷地开口。

「你好过分。」他眼睛看着他埋怨骄矜。

他吻着他泪痕满布的面颊和眼底。痛苦又甜蜜的负担。

「我知道。」他扶着摇摇晃晃的他把自己的阴茎拔出来，假装听不见令人牙根发酸的水声。

枕着枕头的人背对着不理他，他温顺的靠在他的背后，这次用侧躺的姿势进入，也许他会轻松一些吧？他只是哼哼了两声就没再多抗议；

「我里面好酸，拜托你慢一点……。」

在他顶得太深入，碰撞到生殖腔时，他才会哀哀地抱怨。

他伸手微微按压住他发情期而凸起的小腹，原本平坦的软肉为了准备好孕育生命而变得敏感。

「是这里酸吗？」

呻吟的声调骤然被拉高，甬道紧张地更用力收缩，他被夹地差点提前射出来。

他托着对方松软饱满的臀肉，从下往上地抽插着，轻轻研磨着他的生殖腔入口；

他缩成小小地只会像是快要窒息地吸气呼气，不自觉地摇晃着脑袋，以消化熟悉的快感以及伴随的不安焦虑。

他什么都感受不到，只有下腹持续不断的酸麻痴痛，再一片混乱中，他看到年轻人俯身靠近，他克服着下意识想回避的冲动，像祈祷一样虔诚地闭上眼睛，低声求他。

「baby，求我标记你；」

他颤抖着不说话；

「baby...快说；」他咬牙按捺住自己想射进去的冲动；

「求你.....」他愣了愣，没想到怀里的人真的讲出了这句话，他用力的亲了亲他的唇，然后粗暴地咬破了他的颈侧，扼住了他喉咙里的尖叫。

他失控地用颤抖的声音破碎地挣扎着，可惜生殖腔早就被征服，软肉没用地流着水被俘虏抽送带出。只会吞下所有被灌进来的精液，涨起的小腹被揉按时往外淌着稀薄的水液。到高潮的馀韵时，他的嗓子已经哑到叫不出什么声音宣洩，只是咳嗽着泪水滑过眼角。

「我爱你.....」

晕过去之前他听见这声叹息。

+

第二天新来的时候，他被抱在怀里喂水。

他整个人看到他，就躲藏在被子里，只有两只眼睛瞪大无辜地咕噜噜转，水喝得太急顺不过气，被呛咳得弯着腰。

年轻人温柔地拍着他后背，叫着Baby，他张着口呆呆地看着他，开始组织记忆碎片。

「你昨天.....标记我了？」

「是的。」他的年轻男友好整以暇的认真回答。

「.....那我们.....？」他脑子里开始轰鸣这个进展到底代表着什么；

「所以你是我的了。」就看见他的男朋友亲了上来堵住自己所有的问题。

End.

